

河南省作协会员梁深义

谈“名家”

去年,大河报记者采访老书法家陈天然时,谈到了“名家”。陈天然讲,现在书画界名家很多,一提到谁谁的名字,是名家,再提到谁谁的名字,还是名家。但你要问他的代表作是啥,大家却不知道。不像过去,一提到王羲之,大家就知道《兰亭序》,一提到齐白石,人们就知道他的《虾》、《白菜》等作品。

陈天然先生的话,讲的是艺术圈的一种现象,不仅是书画界存在,文学界也同样存在,作家“名家”多,诗人“名家”也多。我年少时,人们——包括文盲、半文盲的各种人,提到古今来的作家、诗人甚至是某位军事家、政治家,不少人会马上说出他的作品或某篇文章。有时人们说到某篇作品、文章,津津乐道,一下子却说不出作者的名字(过会又想起了)。这种现象和近年来文艺界存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说到古往今来的文学家,即作家、诗人,我们会马上记起李白,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名篇作品比较多,如《蜀道

难》、《梁甫吟》、《静夜思》等等。儿童都会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千古名篇,也是中华民族早期优秀散文之一。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为何文学地位高,并被后人所记?原因是他写有好文章,如《封建论》等。上面提到的文学家都是名副其实的名家,都有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流传于世。

近现代文学名家也是有好作品流传,像胡适,在上世纪初,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他的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中英文论著《先秦名学史》等,还翻译了德都、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

小说》、以及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提起鲁迅,我们会想到《阿Q正传》,想到鲁迅极富个性的杂文。目前活跃在文坛的中国作家,如贾平凹,人们知道他的作品《废都》、《土门》、《秦腔》和刚出版的《古炉》;莫言,人们知道他的《红高粱》、《蛙》、《丰乳》等;铁凝,人们知道她的《啊,香雪》、《麦秸垛》等;李洱的《花腔》等,李佩甫的《羊的门》等;梁小斌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陈峻峰的《铁血战国》。老诗人鲁行的小诗《鲁迅》,只有这么几句:“不幸,先生只活了50多岁;甚幸,先生没有活到1957年。”读后,令人深思,难以忘怀。

何谓名家?有好作品的作家、诗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家。或者说,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较大影响的作家,才可以叫名家。何谓好作品?我以为首先是具有思想性和深刻性,能够挖掘自己的生活表现生活,并对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的领悟和见解。好作品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即名家。

有的作家,他们的名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靠一篇作品一炮走红的,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出《第二次握手》、《伤痕》或别的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的张扬、卢新华等人。而许多优秀作家,更是靠长期创作,不间断向广大读者奉献出好作品,他们的名,是不断积累出来的,因此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好作品并不太多,而我们身边的“名家”却不少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产生这种不对称的现象,肯定有其社会原因。我们的社会有病,就产生了批量的“辞典”里的“名家”,聘书上的“大师”等。而那上面的“名家”,有不少水货,并非货真价(名)实。

市场经济运作中有“泡沫现象”的说法,在艺术圈,出现那么多不对称现象的“名家”,是否是一种“泡沫名家”?

梁深义

河南省漯河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河区作家协会主席。现在信阳电视台工作。

自1981年在《河南青年》发表作品以来,先后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有小说、诗歌、散文等。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陌生女之约》(中国工人出版社)随笔集《善心杂说》(中国青年出版社)。



万历万岁爷的痛

——长诗《收藏》节选

一五八三年刚入冬

辽东大师李成梁部下在边关打了一次

伏击战

部署设计是第一拨攻击乱箭射敌

接着是将士们冲入敌阵乱刀砍杀

万万没想到箭射出无数如同下雨却未

达到杀敌效果

第二拨攻击将士们反遭贼寇包围死伤

近万

听了战报后万历万岁爷问是何原因

兵部尚书吞吞吐吐地说是箭的原因

万历万岁爷又问是准备的箭少了?

勾着脑袋的尚书仿佛不太好意思说是

箭的质量有点儿问题

万历万岁爷再问为什么箭有质量问题

兵部尚书大嘴巴吱吱呜呜的

万历万岁爷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子丑寅

卯了

沉着脸一甩袖子说:“敬朝!”

万历万岁爷暗中派了好几名心腹太监

到各地微服私访

太监们回京汇报情况时都饶有兴趣

地说了一个现象

他们所到之地有名气的青楼生意都格

外好

每天一到傍晚都可以看到骑高头大马

的文官或官在那儿下马,进出

当然,更有不少穿便装的级别不同的武

官乘民轿或骑毛驴去青楼以掩盖真实身

份

万历万岁爷说青楼可是大把花钱子的

地方啊

太监们附和皇上称兵部系统的人很牛

儿

万历万岁爷听完各路情况汇报后心里

有底儿了

随即下达口谕让兵部查明箭支出现质

量问题的真正原因

并特别交代要查清以下情况

一、户部拨给兵部的专项费用是否专项

使用了

二、“明”字号箭支是否有民用铁匠铺生

产的

若有,数量大概有多少,由哪些人采购

上来,谁检验的质量并承认合格的……

兵部尚书这次唯唯诺诺,额头上还冒了

汗珠子

可一直到一五八四年的冬天兵部的调

查依然没个结果

这期间明朝大军与事实上扯起反旗的

努尔哈齐清兵又打过多次仗

因为箭支质量等等等等的问题

明军无一例外地吃了败仗……

万历万岁爷对事态了如指掌如坐针毡

日夜不安

心事重重,却又表现出自己的无奈

郑贵妃百般安慰并施以温情脉脉

却见万历万岁爷潸然泪流不止

嘴里喃喃道,每年户部拨给兵部造箭的

银两有多少

眼前前后后从“内帑”发给他们的银两

又是多少

爱妃有所不知

东厂密报奏章提供的数字表明

每年兵部系统一些人仅挥霍的银两

就足够大明黎民百姓当年治疗疾病的

所用啊

那些鳖儿龟孙们弄的事情让朕丢尽了

颜面……

郑贵妃听后十分难过哭出了声

万历万岁爷则大声道

列祖列宗,天下的百姓们,朕对不起你

们啊!

园林山庄行

厌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追求乡间的宁静。

园林山庄位于平桥工业园东中山林场深处,这里,是果树林木的世界。往右边走不远,清澈的澠河水缓缓依山向东流去。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天突然阴沉,下起飘飘毛茸样儿雪花,腊月天一般的寒冷,别有一番诗的意境和情趣。车在林中道路行驶一会儿,就瞧见了一个向左拐弯路路口的树梢上,挂着两盏大红灯笼,黄昏时分,灯笼亮着灯显得鲜明耀眼。这时,客人便知道了目的地。

园林山庄正在建设中,它所处的位置,面积,环境,以及老板的近期规划及未来设想,可以让人感到他的胆识和眼光。

我们一行人,是应徐老板和他一位李姓朋友的邀请前来做客的。若是在城里,大家进了酒店,必是立即开始“斗地

主、打黑七”,但今天换了天地,各位的心情不一样了。“先转转吧。”大家一致这么讲。其实,这里一切还比较“原始”,建筑刚刚起步,三幢木屋才成型,另几幢竹屋才打地脚,蛇一般蜿蜒的青砖路,即将被雪花覆盖住,静静地躺在那里,让人想象到这里将来的规模和景致。可是,大家依然愿意转转。大家需要的是有一种有别于闹市的一种感觉。

五六条大小的黄狗、黑狗,跟着我们转悠,突然叫了起来,一齐朝路口方向跑去。“又有客人来了”。徐老板说。一会儿,从一辆奥迪车上下下来几位男女,狗向客人献殷勤,摇着尾巴,舔客人的手背,嗅客人的腿脚。有客人不懂狗性,怕;徐老板忙撵狗离开,并说它们不咬人。

有一群一群的鸡,刚才还不停地寻觅觅食物,这会儿不见了踪影,却又没有鸡窝。人们定睛一看,鸡们一只只蜷蜷

着,卧在几株桃树上呢!一只掉队的心情不一样了。“先转转吧。”大家一致这么讲。其实,这里一切还比较“原始”,建筑刚刚起步,三幢木屋才成型,另几幢竹屋才打地脚,蛇一般蜿蜒的青砖路,即将被雪花覆盖住,静静地躺在那里,让人想象到这里将来的规模和景致。可是,大家依然愿意转转。大家需要的是有一种有别于闹市的一种感觉。

天黑了下来。由于雪下得大,房屋附近映得白。而远处,却是漆黑漆黑。置身于园林山庄,人们会猛然感觉到,这里的夜,才是真正的夜,夜色浓浓!尽管白雪皑皑,那可是老天即兴添加的美景;这里的宁静,让劳作一天的人们得以好好地休息,使人无比安逸。园林山庄的夜色和宁静,会让城里人眼馋!在城市,无论白天和夜晚,喧嚣让人们无奈,城市也丢失了夜色,有的和是喧嚣攀比的灯光海洋,夜色和宁静没有了,

而人们仿佛忘记了这两样东西的珍贵。徐老板是择二月二吉日试营业的。在一排两厢房屋的前面,挂六盏大红灯笼不说,他买了许多烟花和一挂约30米长的鞭炮,烟花爆竹,这也是城市大多数人久违的东西。许多城市搞禁放,过年显得冷清没有了过年的味道。

客人们兴致极高,大家站在空场地上,观看五颜六色的烟花,那挂鞭炮响了很长时间。小孩子们更是雀跃,嚷嚷道:“过年了过年了。”仿佛除夕夜一般的气氛。喝酒吃饭似乎变得次要了。客人们余兴未消,这会儿,一群人站旁边看两个年轻妇女烧火。俩女人都是三十岁左右,不停地往灶里塞干柴,燃起的火焰将她们的脸壳烤得红亮,而灶里火势更旺。徐老板大嗓门儿催促客人:“大家快进屋吧,菜都上桌了。”

不甜不要钱

鬼不属蛋的深山小镇,居然有了“可口可乐”冷饮店。店设在镇中十字街头,整日吸引着一群群开“洋荤”的人,尤其是那些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在店门口左旁,一老妇守着一张摆几瓣西瓜的八仙桌,生意清淡,仅有一个扯女童的乡下盲老汉和一个腆着肚皮、掂公文包的人,在津津有味地啃着瓜。

卖瓜老妇拿一把芭蕉扇不停地赶着苍蝇,并朝往来的行人劝道:“称一牙吃吧,保险甜。”

人们一看那半生不熟的西瓜,纷纷摇头。大部分人径直往“可口可乐”走去。

从冷饮店传来阵阵立体声的流行音乐。那掂公文包的人边啃西瓜,时不时地还偏过脑袋朝那里翻翻眼珠,牢骚道:“乌七八糟的,这成什么话!”

盲老汉仰脸望着天,像是自语,又像是打听:“这是谁家死人了,光听风吹打打的,咋没有人哭啊?”

“开冷饮店的后人死绝了!”卖瓜妇恶狠狠她接住腔。她本来还要发泄不满的,但从“可口可乐”走来一个小伙子站在了八仙桌前,于是忙掂起秤问“称瓜吃哩?”

“你这话,瓤儿可不咋样啊?”小伙子坦率地说。

“不甜不要钱。”老妇对他说。

“我买一个囫囵的。你能不能挑个好的?”

“可以可以。保管挑个沙瓤的,不好不叫你要。”

“那中。”

卖瓜老妇从身后的瓜堆里搬出一个,挺懂行的用手拍拍,又轻挤两下侧耳听声,说着“这个瓜好”,然后过了称:“十六斤。六哩六毛,十斤一块,一块六。”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钱,攥在手中。他对老妇说:“把瓜切开,我看看。别是生瓜了。”

老妇回答:“不用切,保险好。”

从冷饮店又出来几个拿冰糖吮着的人,围过来也帮着腔:“就是,切开叫看看嘛!”

卖瓜老妇瞧瞧众人,不情愿地拿

起了刀,“嘩”地一声下去,哈,大白脸!

围观者纷纷笑着。小伙子说:“我不要了。”那老妇脸皮一沉:“这瓜哪点不好?不就是色有点淡吗,你这个年轻人!”

“咋了?”小伙子脸色变得也不好

看,“你让大家看看,这瓜明明不熟嘛!”

“我背了运,你就这样走啊?”她话

中有话。

“那你也不能讹人哪?”小伙子说。

“你说谁讹你了,唉?”卖瓜老妇扯

高了嗓门,“是我拉你叫买我的瓜了?

你既然这样说,那你今儿个非买我的

瓜不中!”

小伙子的衣角被卖瓜妇死死拽住了,挣也挣不脱。一些路人劝小伙子,干脆把那个瓜买着算了,值几个钱呢。小伙子很识时,从口袋又掏出刚才数好的钱朝卖瓜老妇一递:“好好,这瓜我买了!”

她松开手,望着小伙子一怔,瞬间,叠满皱褶的脸上竟泛出几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淡淡的血色。稍停,便一把接过了钱。

小伙子把两截瓜一起抱住,高声说着:“嘿嘿,好瓜!”双手举过头顶,“嘭”一家伙摔在了地上。

“这小伙子,看那德性!”那腆肚

皮的、掂公文包的人用手帕擦擦啃罢西

瓜的嘴。

盲老汉唠叨:“唉,有瓜吃就不错了,

甜不甜该咋着?年轻人到底没受过啥

苦。民国三十一年,别说吃瓜了,拿

着大洋连粮食都买不来;还有一九五

九年过粮食关,饿死多少人哟!”

目击者有的在发笑,有的在窃窃

议论,无不为小伙子的行为感到好笑。

不过,谁也不会费神探究,只是说他钱

花的太冤枉。

在街头,一场小小的风波很快平息

下来。

“可口可乐”冷饮店的流行音乐一直

未不停,仍然吸引着一群一群的人去

尝新鲜。

片刻,卖瓜老妇也恢复了常态,尽管

新结识一位朋友,因为爱好一致,俩时常常在一块拉呱。他在城里工作,家在不远的乡下。他屡次夸耀自己是多么美丽、诱人,空气清爽,没噪音;可以随时下塘里逮一条活鲜鲜的鱼来炒菜等等。那洋洋得意的情形,不亚于娶了个十分漂亮的媳妇……

他被他的演讲吸引了!于是,接受了去他家玩一趟的邀请。

那天,我们走的是水路。在南湾渡口登上一艘汽轮。行驶中,鼻子里钻进了好闻的水腥味,从远处飘来的稻米和秋菊的香味。岸两边山坡上,树木和浅绿的草衬托着黄色的花。上岸后,沿着田埂和弯曲的小路步行,我们立刻淹没在稻谷的“金色海洋”中。沉甸甸的稻穗仿佛向我们微笑,问好。一会工夫,我们在一片房舍前站住了。这就是朋友家所在的“垮”。这垮,就等于北方的“村”。不过,我们家乡那地方一个村庄少说也有百十户人家,不像这里的“垮”仅居三四户村民,给人一种寂寥的感觉。但我这位朋友却满脸春风,大有游子归乡的那种亲切感,还伴有一种自豪到能使人认为是傲慢的态度。他手指指栖息在小舟上那几只像黑老鸱似的鸟,问我叫什么?我不知其

眼科病人

电工厂上班。不久前,上级部门根据他的专长,调他到省教委工作了。

“就是扒去一层皮,我也认得出他!”

裴尚广瞪着红红的眼睛,愤愤地回答我。他那神态,那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调 and 抬高的嗓门,显然不符合一个病人的身份。“他算什么东西!大夫,我是他的车间主任,我最了解他。”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听他继续讲。

“他不就是出版三两本钢笔字的书嘛!有啥了不起?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对他不务正业有看法。虽然他按质按量完成了车间规定的产品计划,可俺厂是搞无线电器的,你钟玉华业余时间不会搞搞这方面的研究?为啥偏要捣弄钢笔字?”

异乡情思

名。他告诉我俗称鱼鹰,学名叫鸬鹚。村民们常带着小舟带它在中河捕鱼。

朋友家称得上富裕户:五口人,独门小院,住着新盖起的宽敞青砖红瓦房;新米快吃到嘴里了,缸里的陈米还存千斤有余。他务农的弟妹和父母,常年搞竹藤编织副业,因此,花钱也是不犯愁的。进屋落座后,他忙招呼家人取一精致的罐头筒,捏一撮茶叶出来,沏好一杯递给我:“你尝尝这茶口味!自己茶园摘的。在你们家乡,很难喝到吧?”果真是上等毛尖,我呷上一口,爽口溢香,精神为之一振。中午的招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盛情:从墙壁上取下腊肉肉、腊鸭肉、烟熏的野兔肉、盐腌的咸鱼、新宰的一只鸡,还有蛋和蔬菜,做了七碟八碗,满满一桌。主人争着用筷子往我碗里夹菜。

按说,这足以调动胃口的积极性了。可我不。原因是吃惯了家乡一锅煮的“熬菜”,对于大米饭,我一直不感兴趣。记得参加工作刚到信阳,由于水土不服,吃米饭竟使我上吐下泻,晕倒在地。是一位老师为我特意下了碗面条,我喝着,感到是那么可口,发自肺腑说道:还是家乡的饭香啊!因此,我有时想,人们说的“宁往南搬一干,不往北移一砖”,就因为南方

有寡淡无味的大米吃罢?或许,这是我——一个北方人,对鱼米之乡的嫉妒?要不,当我把这件事讲给这位朋友时,他马上开玩笑说:“你们垮窝有啥好?不就是玉米面,红薯!死难吃。”

我立即反驳:“你没见报上介绍:玉米和红薯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这两样东西,在你们这儿是稀罕物哩!再说,我们那里的人已经以白面为主食了。”

夕阳西沉时,他领我出门观赏四周的晚景。来到山脚下,他不无深情地说,眼前的这座山被村民们取名为福山,它生长着许多野生植物和药材,年年无私地为大家贡献着财富。例如有山楂、猕猴桃、葡萄、毛栗;有麦冬、马灯草、抱合莲……他进城参加工作前,经常与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放牛、摘野果吃。他邀我明天和他一同登山玩玩,寻寻旧日的乐趣。可是,我已丧失了开初的勃勃兴致和新鲜感,提出明天返回市里。

他听后不无诧异;因为我们原定在他家呆几天的,这并非奇怪,许多人都有体验:当你听人介绍某地是如何如何好,并有幸前往时,你一定满怀兴致。可你一旦置身于那地方,所有的景物观赏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其实平

平淡淡,甚至得出结论:还没有我们那儿好呢!“看景不如听景”,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笑着又谈了家乡。我家乡的沃原年年也在无私、慷慨地向人们奉献着。那里不仅是粮仓,还盛产优质的白菜和萝卜,最大的萝卜一个竟有十二斤重!各种蔬菜质量优,产量也高,除满足当地人吃外,到了冬季,外地人也纷纷前去大量采购;芝麻小磨油也是特产,它的名气,不低于这里的名产毛尖茶叶。对了,你喝过我们那里的羊肉胡辣汤吗?两毛五一碗,便宜;而且,汤是汤,肉是肉,还有,那令人口涎欲滴的“五月仙”大白桃,咬一口,蜜一般的水直顺嘴角淌,那滋味,保险要比这山上的猕猴桃强……

朋友忍不住打断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你呢?”

“你会意地笑了。我想,人不知是怎么回事,离开家乡的时间愈长,年龄愈大,思乡之情愈深;哪怕你的家乡多么的贫瘠或不像样子,也不论你年轻时怎么想的。

他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第二天,迎着遍撒金辉的朝阳,我们并肩向泊船的河岸走去。

一路上,俩汉子用粗嗓门哼着乡村小调儿。